

汪老遗泽送小温

□ 金实秋

2018年10月19日,我意外地收到了汪曾祺先生写赠的一副对联,其时,汪先生已去世二十多年了。

这是一副嵌名联,文曰:

大道唯实

小国有机

题款云:应实秋嘱 庚午曾祺

庚午,乃1990年也。此联是汪老次女汪朝从北京快件寄来的。收到此联时,若以“心潮澎湃”四字形容,亦不为过。当即我便给汪朝发了微信:“汪老墨宝璧收,尊长之心,仁厚之情,令我万分感佩!我原以是新出汪老的书或又发现了佚诗佚联。打开一看,非常惊喜,格外激动!令尊应请曾书赠一联给我,联文一样。高邮建‘汪曾祺文学馆’,我就捐赠了。不想汪老写了两副,留了一副给我存念,真是天意留遗泽也!谢谢!谢谢!永志不忘!”

汪朝随即回了微信:“最近收拾东西找到的。”句号后面,是两个表情包笑脸。短短的九个字和两个笑脸,朴实而亲和,一下子使我想起汪老的名句:“人间送小温。”也使我联想起汪老子女的几件送小温的事来。

1992年夏,汪先生在石家庄讲学,讲学之余,少不了有人求字索画,应酬一番,但忘了带印章来。河北文联急忙联系韩映山的公子韩大星,请他为汪刻两方印。大星是一位年轻的

篆刻家,且亦可谓之为“汪迷”,其父韩映山与汪老也熟识。大星应命操刀,按时复命。近年听说《汪曾祺书画集》上的作品钤有他为汪老所治之印,几经周转与汪朗、汪朝联系上了,时间不长,大星便收到了汪朝寄来的《汪曾祺书画集》,书的扉页上还有几行端秀的字:

赠韩大星先生

汪朝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

大星在他的一篇博文中详述经过,感慨地赞曰:“汪朝女士尽显大家闺秀风度,不愧为汪老夫子教育有方。我能有幸得到汪老家人无私的馈赠,是要特别地感谢他们的。”

与汪老接触较多的王干说过一个难以忘怀的“细节”。他说汪家的人厚道、实在,汪朗尤甚。那年他女儿结婚,汪朗自然要作为座上宾。宴毕,众人散去,发现汪朗还在电梯口。他问,你还没走啊。汪朗说,我帮你送客人呢。等他们都走了,我再走。我虽然比你大,但你和我不禁由衷赞叹道:家风如此,文风亦然!

更令人赞叹的是,汪家子女还向高邮汪老的母校“汪曾祺少儿文学院”捐款三万元,设立发展基金。还将汪老在北京的书房原样搬迁至高邮“汪曾祺纪念馆”。汪老书房中的文房四宝,橱柜桌椅及所有书籍,全部无偿地捐赠。当然,三万元不算多,小书房也不大。但是,它们的精神财富却是难以估量的。

汪老在世,人间送小温。汪老去世了,他的子女弘扬家风,继续人间送小温。这样的正能量传承,应当得到社会的褒扬,也希望能够使某些名人之后从中受到感染,获取教益。

也许是基因遗传吧,文亮眼睛小,看人看物眯成一条缝。光强了,风大了,眼睛就要流泪了。小时候和文亮一起玩,我们都叫他“天不亮”。

别看“天不亮”眼睛不怎么好,可忖起鱼来,眼光如火如电,是个好佬。他闲时拿着两根鱼叉,在河边转悠。再多的水草、再浑的河水,他望水泡,观水花,看水草微动,目测鱼群的异样和游向,就知道哪里有鱼,哪里有大鱼,鱼头朝哪个方向。瞅准时机,一叉下去(叉杆后端连着长长的丝线,便于收拢),十叉十稳,没有一叉空。他的绝活有两个。一是偶尔左右开弓,两叉同时飞出,双双得鱼。二是他手里的叉长眼睛似的,总是叉边上的二三根齿,杈牢鱼尾二到三寸处,收叉,取鱼,入篓。冬天里,到家后把鱼放水里还能养些时日。“天不亮”杈鱼是有规矩的,他自称三不杈:一斤以下

蝉一个劲地在树上高叫,似乎要把所有的激情都释放出来,太阳被它叫得火辣辣的。红霞弄虾仁回到家,衣服早已汗湿,这蒸笼天把人热得够呛。她冲了澡,打开空调,忽然想起了七十多岁单身一人的大大,他住在低矮的房子里,这么热的天一定很难受;她又想起了老公生病的大表哥,儿子外出打工,老两口住在鱼塘边的小屋里是多么难熬。她越想心里越不安,“如果给他们装上调,一定能安全舒服地度过这炎热的夏季。”她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公的支持。空调装好了,她的善举在清凉的空气里被传来传去。

结婚十多年来,照顾公公婆婆的日常生活成了红霞应尽的责任。她隔三差五地回老家看望他们,冰箱里几天的菜安排得一一当当。到了端午、中秋、春节,更是早早备好一些应时物品。春节期间,亲戚都喜欢到她

人靠衣装马靠鞍。明天要回家了,我决定上午去扬州宝龙广场买一件T恤衫“衣装”一下自己。

刚走进一家品牌服装专卖店,售货员小姐满脸微笑地迎了上来,我知道这是专业训练出来的职业微笑,可骗不了咱老卢。“大爷,您看这件T恤衫很适合你们岁数大的穿,不显老,卖得很快,就剩这一件了!”售货员小姐一边说,一边麻利地把一件红色的条纹T恤衫从塑料模特身上扒下来。我心头一沉,脸“腾”地一下红了。我今年虚龄52岁,虽说长得急了一点,但也不至于已经进入“大爷级”,太伤自尊了!不过,人家并没有恶意,就是凭直觉这样称呼。于是我很快镇静下来,淡淡地类似于自言自语道:“衣服是不错,可惜不适合老年人穿。”说着就悻悻地走了出来。

我作了个深呼吸,继续往前走。路过一家并不是专卖店的服装店时,被一个嗓音甜美带着四川口音的女孩叫住:“大哥,进店看看吧!店里所有服装今天都打半折,总有一款你喜爱的!”想到自己头上的白发,脸上的褶子,一声“大哥”还真让我有点心虚。于是我直了直

的不杈,大肚子的不杈(肚里可能有鱼籽),为“小鱼乌子”护航的不杈。

“天不亮”这手绝活,是在自家水缸里练成的。他家有三口半人高的大水缸,他将一颗洁白的石子放入缸底,用筷子似的小木棍射之,有时左右手轮流练,有时两手齐射。平时,他口袋里总是装有小石子、玻璃球什么的,不时掏出来练练。砸知了,掉下。砸小鸟,不掉都难。总之,他玩鱼叉,如玩自己的手指。

一次放学路上,我们看到造反派里有个姓张的打手,他看扫马路的公社老干部不顺眼,就故意找茬,一把夺过扫帚,抽下几根竹枝,没头没脸地抽打起来。我们看不下、气不过,“天不亮”顺手折下一根树枝,三两下捋去枝叶,如掷标枪一样,“嗖”地投了出去,一丝不差地射中其手腕。打手血直流,手乱抖,哀嚎着逃走了。

家聚一聚,家里到处洋溢着欢快的因子。现在,公公婆婆只要与人谈起红霞这个媳妇,心里总涌起一股幸福的泉水。

看望公婆的时候,红霞顺便到隔壁姓胡的邻居家玩一下。胡叔叔家真贫困啊,可谓家徒四壁。此时,她的眼前呈现出城里拆迁户扔到大路上的半旧家具,如果把拆迁户扔出的旧家具选一些可用的给他们用,该有多好。回到城里,她对老公说:“我们少打一点牌,少玩一点,帮助邻居做点好事。”于是,红霞拿起锯子、斧头,同老公一道,去整理那些被别人扔出但还可用的家具。大半天的时间,他们整理了床、衣柜、桌子等几样家具,老公还叫来朋友的卡车把这些家具送到邻居的家中。胡叔叔看到红霞给他家免费送来这么多实用家具,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我人生最大的收获,就是得到大家的尊重。”同学会席间,红霞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。

腰板,走了进去,在店里光线不算太好的地方驻足挑选,但终因店内服装档次不够,带着歉意离开了。

这个小姑娘称呼我“大哥”,虽说不是出于真心,但把我往嫩里叫,听起来并没有让我感到厌恶。

为了买到一件称心的T恤衫,我还得继续前行。就在拐角处我发现了另一家服装专卖店。刚走进去,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过来说:“大叔,您的气质不错,一看就知道是个文化人,这几款挺适合您穿的……”她流利地介绍着每一款T恤衫的衣料、款式、舒适度等,但我还在思忖着“大叔”的称呼,因为这个称呼既没有伤我自尊,又没有刻意迎合消费者之嫌,我听著顺耳,内心坦然。我最终选定了一件淡蓝色的条纹T恤衫。临走的时候,售货员说:“大叔,您走好,欢迎下次再来!”我微笑着说:“大叔我一定还会光顾的!”

大哥、大叔、大爷,今天我在年轻人面前可谓集三代人于一身。三次体验,三种称呼,我还是喜欢年轻人叫我“大叔”。

株向日葵。那挺拔的葵秆,金黄的花叶,以及大大的圆盘深深地吸引着我们。每一次考比喻拟人大家都会写:向日葵像士兵……向日葵向我们点头……诸如之类的语句。

向日葵成熟要到八月份,金黄的花谢了,颗颗饱满的葵花盘用镰刀收割下来,先在烈日下暴晒,然后用棍棒敲打葵花盘的反面,葵花籽就会脱落下来。有些顽固的用手揉一揉就行。筛净、风扬,剩下饱满的葵花籽再晒几次太阳,用布袋装好收藏,过年吃。

有时村里放露天电影,家家户户的炊烟早已袅袅升起,村里弥漫着炒葵花籽与炒蚕豆的香味。我们便同过节一样兴奋,早早扛着凳子去村部,嗑着葵花嚼着蚕豆打着今晚放什么电影。有些妇女带着毛线织毛衣,或者纳鞋底,孩子奔跑着。

月亮出来了,电影开始了,秧田里的蛙鸣与电影声应和着,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

幼儿园里的向日葵在一天天长大,暑假又快来了……

秧田里,烈日下

□ 朱桂明

下了半个月的雨,天终于放晴。排涝结束,我们从大坝走进秧田。秧田里的水退得很快,眼前又是一大片一大片夺人眼球的绿。也许是憋屈太久,秧苗见着太阳就

一个劲地往上蹿,秧草也跟着一个劲地往上冒。此时,薅秧草就成为生产队最主要的农活。说来奇怪,在这里,薅秧草是女人的事,从没见过男人干过,我们几个男知青也因此而免了这苦差事。一群女人,一字排开,上面是火辣辣的太阳,下面是晒得冒泡的泥水,弯着腰,低着头;双手不停地动,先向下扳,再往上拔,拔上来的就是秧草。她们齐头并进,谁也不甘落后。汗水湿透了衣服,贴在背上。不一会儿,湿透了的衣服渐渐变白,那是汗水晒干后结的盐霜。继续干,白又转湿;湿再变白,盐霜在不断加厚,活像画了个地图。忙了一阵子,她们似乎有着统一的指挥,突然放慢了速度。一时间,“隔趟栽……隔趟栽……”此伏彼起。领唱的是个新娘子,见人还有点害羞。那婉转悠长的栽秧号子,由近而远地荡漾着,氤氲出一派水乡风光。薅秧草,也打栽秧号子,因为它可愉悦心境,消除疲劳。

男人也没闲着。此时,他们亦站在秧田里,手拿秧耙,给秧苗松土。下了那么长时间的雨,土变板了。秧耙有个长柄,所以男人无须太弯腰太低头,与女人比相对轻松。他们沿着秧路子,一会儿向前推,一会儿往后拉,看上去不甚卖力。有人嘴里还含着香烟,不时停下来,吞云吐雾一番。也难怪,前些时候,他们没日没夜,在大坝上踩水车,拼了十几天命,这会儿也该偷偷懒了。

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。秧田里干活,大家散杂在

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,年味儿就是从腊八这天开始的。腊八之后,外婆和母亲可是家里最忙碌的人了!

外婆虽说快八十高寿了,可身体康健,走起路来比我精气神都足。她做的香肠,肥美不腻,咸香可口,挂在顶楼平台上,一排猫儿坐在房顶上隔着栅栏流口水。外婆算着日子让香肠晒太阳,总是腊月廿四小年这天晒得刚刚好——多一天太阳,蒸出来香肠汁少肉柴;少一天太阳,蒸出来肉香就少了些滋味。几十年来,外婆做的香肠在小年夜的饭桌上总是最受欢迎的,吃过的四方邻居、家里亲戚更是赞不绝口。大多数人只知道香肠是盘凉菜,可我更喜欢的是那刚刚蒸出锅的香肠,冒着的热气里滚着腊味独特的香气,闻着就觉着好吃。我和表妹兄弟们往往等不及切片摆盘,用筷子戳着一小段当烤肠吃,顾不得烫嘴,咬一口,三分肥七分瘦在舌尖弹跳,多汁嫩滑,

过了小年夜,母亲就是家中的“厨神”,熏鱼、腊肉、狮子头,酱鸡、鸭煲、元宝虾,蒸鲈鱼、烩羊肉、五福临门面如意……母亲做的熏鱼,工序复杂,平日里没这个口福,只有过年才能吃到。做熏鱼,要赶早去买鲜活的大青鱼,一定要一蹦三尺高的。鱼处理好后,切成一指宽的鱼段,放入母亲调制的独门酱料里腌制个大半日,晚上起锅烧油,炸鱼段。油炸

一起,张长李短的话,更是不完。男人好拿女人说事,东团营的女人却不是省油的灯。这不,王家“姑奶奶”正追着戴家“癞头”。追到哪里,水花溅到哪里。

“癞头”嘴上讨“姑奶奶”便宜,“姑奶奶”哪里能饶过他!“癞头”不是“姑奶奶”对手,吓得手忙脚乱,一不留神,趴了下来,身上脸上全是泥水,像个大马虎子。秧田里,笑声四起。此类打闹,短短几分钟,却能调节劳动情绪。

站在秧田里,我有二怕。

一怕水蛇。在秧田里干活,碰到水蛇是常有的事。它向你游来,还昂起头,怪吓人。每至此,我总是神色紧张,不知往哪儿躲。我们的邻居“呆子”说,水蛇不咬人——你不撩它,它不惹你。我照着“呆子”的话去做,见到水蛇就让开,倒也相安无事。

二怕蚂蟥。它太可恶,你不撩它,它却惹你!我那时皮肤白,更易受其攻击。腰弯时间久了,低头时间长了,刚直起身子,正准备擦汗,突然感到小腿肚有点痒。一看,一条大蚂蟥叮在上面。我连忙用手去拽,蚂蟥越拽越长,就是拽不下来。此时,小腿肚血流不止,惨不忍睹。“要多笨有多笨,新农民!”“呆子”又走过来,一边说,一边让我把手松开。“啪——啪——啪——”他用大巴掌在我的小腿肚上轻轻拍了几下,蚂蟥落地。“吐——吐——吐——”“呆子”对准他的食指,连吐了三滴唾沫,抹在我小腿肚的钉眼上。“没事了!记住,被蚂蟥叮,不能拽,只能拍!”“呆子”的方法,还真灵!后来遇到蚂蟥叮,我就用手拍,用吐沫抹,再也不怕了。

妈妈,开门

□ 赵景

里能闻见厨房的香。出锅的熏鱼不能着急下口,得放凉了再吃。咬一口鱼皮酥酥脆脆,酸酸甜甜,吃一口鱼肉香香嫩嫩,甘脆肥浓。

外婆和母亲为家里忙碌着忙碌着,就到了除夕。往年我们家的除夕夜是极热闹的,可今年不太一样,我因为有工作,除夕不能回家,没能在家贴春联挂福字,也没能在家吃上团圆饭。

何时倍思亲?自是独看万家灯火时。这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除夕夜未在家中过,第一次体验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寥落,第一次感受“故乡今夜思千里”的无奈,第一次想念母亲那“论羹未愧传千里”的十八般厨艺,第一次怀念家里“五更欢笑拜新年”的三世同堂的热闹,当然也记挂着爷爷奶奶外婆父亲母亲舅舅们送的压岁红包。

年初一天一亮,我就开车踏上了回家的路,下车直奔家门,大喊着:妈妈,开门!

校园的樱花大道两旁,夹杂着不知名的花草。午后散步时一声鸟鸣吸引了我。循声望去,一只小麻雀在草地上蹦蹦跳跳,一眼便知是只刚学飞的小鸟。才下完一阵

大雨,羽毛被淋湿,行动更是迟缓。校园学生多,我担心它受到伤害,便上前捉住了它。金黄的小眼珠惊恐地望着我,似乎担心着什么。透过与幼儿园相隔的围栏望去,一株株金黄的向日葵生机盎然,个虽不高,但巴掌大的脸庞在微风中煞是好看。

对!放过去安全。我将小麻雀轻轻地从栅栏缝隙中放过去。它很快便消失在向日葵丛中。

望着眼前的葵花,不禁想起我小时候的校园。校园没有院墙,一排房子五个班级。教室前有一块空地方算是操场,一旦下雨泥泞不堪。前面有三间小房子是老师办公的地方。再前面是一条小河,河里鹅鸭成群,水草丰茂。有时体育课老师扔来一只球,我们疯抢着。老师在树荫下看着我们,乐呵呵的,下课时吹一声哨子。有时球掉到河里,老师便从身边的菜地上抽下一根芦竹,将球捞上岸,又扔给我们,欢呼声再次响彻校园上空。菜地里品种繁多,四季不同。其中就有一株

校园葵花开

□ 赵科

的语句。向日葵成熟要到八月份,金黄的花谢了,颗颗饱满的葵花盘用镰刀收割下来,先在烈日下暴晒,然后用棍棒敲打葵花盘的反面,葵花籽就会脱落下来。有些顽固的用手揉一揉就行。筛净、风扬,剩下饱满的葵花籽再晒几次太阳,用布袋装好收藏,过年吃。有时村里放露天电影,家家户户的炊烟早已袅袅升起,村里弥漫着炒葵花籽与炒蚕豆的香味。我们便同过节一样兴奋,早早扛着凳子去村部,嗑着葵花嚼着蚕豆打着今晚放什么电影。有些妇女带着毛线织毛衣,或者纳鞋底,孩子奔跑着。月亮出来了,电影开始了,秧田里的蛙鸣与电影声应和着,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幼儿园里的向日葵在一天天长大,暑假又快来了……